

曲 艺
三上毛驴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集中的三篇曲艺，系省文化局举办的省重点业余作者剧本创作班作者的部分作品。

西河大鼓《三上毛驴》，可以說是歌剧《两块六》的續传。这里写了樊老三的小儿子立南帮助小菁的娘进山的模范行为，歌颂了新人物的高尚品質。

山东漁鼓《买草席》，歌颂了生产队支部書記夫妻倆精打細算、勤儉办社的精神。

河南墜子《向阳桥边》，歌颂了农村姑娘林小桃等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风格。

曲 艺 三 上 毛 驴

馬 林 郭 輝 作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經9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3910

开本787×1092毫米 1/36·印张1 1/9·字数23,000

1963年12月第1版 1964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12,001—25,000

統一書号：T 10099·933

定 价：(5) 0.10 元

72清夫

技术站去化验，要种试验田。

他走过二里果子岭，

穿过三里核桃园，

过了板桥往东走，

抬头望见簸箕山。

头几天，这里出了件奇巧事，

小立南想起来，心里象堵上块半头砖。

（白）同志们要问，头几天这里出了件什么奇巧事？看过《两块六》这出戏的都知道，樊老三有资本主义思想，拉着队上的小驴去馱脚，巧了，他没过门的儿媳妇小菁，进山来当保健员，雇了他的毛驴。樊老三要了两块六，小菁还价两块，老头子假意应承，把小菁馱到簸箕山上簸箕嘴这个险要之处，老头猛然把驴勒住，吁！小驴刚站住，啪！又照驴腩上狠抽一鞭。小毛驴心中纳闷：咦！走也不是，停也不是。它哪知老头用的是一计。噢！准是叫我蹦蹦蹦蹦，嘻！你早说呀，蹦蹦蹦蹦还不是现成的。小毛驴这一蹦蹦不要紧，可苦了驴上的小菁了。

小毛驴蹦愣蹦愣把蹶炮（liào），

吓的小菁掉了魂，

羊肠小道一溜线，

笔陡的山沟两丈深，

掉下去摔折骨头跌断筋。

小菁忙把大爷叫：

見一大娘走在前，
头上梳一个香蕉纂（zuǎn），
可体的衣衫身上穿，
头上脚下多齐整，
手里提着个小竹籃。

立南想：出了西关沒岔路，
一定是，城里的大娘想进山。

我这儿騎驢她那里走，
进山步步有困难，
我若不把她帮助，
还算什么少先队员。

立南紧走两三步，
問了声：“大娘你可进山？”

大娘这里回头看，
見一少年站面前。

立南說：“进山騎我的毛驢去，
省下你这大年紀步下顛。”

（白）“嗯……不用了，我問着走吧。”“噫！
大娘你就甭客气，上驢吧！”

小立南，走向前，
伸手接过小竹籃，
扶着大娘把驢上，
小毛驢，撒开四蹄走的欢。
大娘驢上暗欢喜，

這真是毛主席的好少年。

大娘問：“小孩你在哪里住，

住城里呀是住四關？”

立南說：“不住城，不住關，

家住山里雲山前。”

大娘聞聽這句話，

自己心里打算盤：

山里人，沒有見過大世面，

祖祖輩輩住深山。

剛才他挺討人歡喜，

是怎么，霎時間，越看他，越不舒坦，不順眼，

不體面，我從心眼里把他煩。

（白）那位同志說了：這大娘對山里人印象怎么这么坏呢？你道這位大娘是誰？她就是小菁的娘家娘，“兩塊六”的亲家母。

大娘又把小菁怨，

怨她不聽老人言，

城里工作她不干，

進山去當保健員。

對象找到旁山里，

这下子，苦海里翻了黃連船，

沒好吃，沒好穿，

攤了个公公沒人沾……

大娘正在想心事，

立南赶驴抽响鞭。

啪！大娘驴上吓一跳：

哟！可坏了，骑驴还没讲价钱，

这小孩，他要送我山里去，

不是三块是五元，

我希里糊涂上了他的圈。

大娘越想越后悔，

小立南，赶驴到了簸箕山：

“大娘你坐稳别害怕，

小驴会爬山，我把缰绳牵，

保证你安全。”

大娘想：俺小菁上山挨竹杠，

叫她公公敲的冤：

“哎！小孩你站一站，

我骑着毛驴怕过山。”

（白）“怕啥，大娘全有我了。”“对！有你就他娘的没我了！”

大娘翻身把驴下，

小立南，搀着大娘上了山。

前行来到簸箕嘴，

羊肠小道尺把宽，

陡壁悬崖真危险，

怨不的，小菁她老老实实把钱添。

大娘不敢往下看，

小立南扶着大娘过了山：

“大娘你再上驴吧，
前面一抹是平川。”

（白）嘿！这小家伙，没敲着我的竹杠，他还
不死心咧！我再试试他。

大娘说：“我不想雇驴下步走。”

立南说：“山里走路你有困难。”

大娘说：“刚才骑了几里路？”

立南说：“送你进山不要钱！”

大娘心里不相信：

让别人骑毛驴，自个儿步下颠，

你说谁能这么憨？

这里一定有圈套，

张着口儿地叫我鑽。

大娘说：“我有一个怪脾气，

买啥也得还个价钱，

要是不让俺还个价，

买薑薑不辣，买醋醋不酸，买油油不香，买盐
盐不咸，买的本是好蜂蜜，光粘糊糊的一点
也不甜！

雇驴你不把价讲，

看后来，打不清的哑巴纏。

常言道，人不图利誰早起？”

立南说：“早起的人儿不图钱。”

大娘說：“不图錢？光图人民币！
最好是，講价还价咱两不沾。”

（白）立南心想：噫！咱这是何苦哇，
她不騎驴两拉倒，
好意换不出好心肝。

又一想：大娘落后归落后，
我不帮她怎么办？

进山确实有困难。
我越不要錢她越不敢，
旧思想，一时半刻轉不了弯。

不如我假意要个数，
立南张口把价談：
“不要你多来不要你少，
你給我一塊三毛錢。”

大娘一听講了价，
心里掂量好几番：
俺小菁进山是两块六，
我这进山一块三，
比起来还算賤一半，
我再抹他三毛錢，

对对付付地买盒烟。

大娘說：“干脆給你一塊整，
你兴要价俺兴还，
先小人，后君子，

要同意，你就給我提竹籃，

哎！可是白提不加錢。”

立南一听直想笑，

順手接过小竹籃，

大娘打开小錢包，

左挑挑，右拣拣，抽出人民币一元，还是两半

边：“小孩你別嫌，一样能頂錢，回家粘一粘。”

小立南，只好把錢接在手，

別再惹她不安然。

这大娘，放心二次把駝上，

小毛駝，扑甩着尾巴走的欢。

大娘駝上把立南問，

打听她亲家樊老三：

“小孩，我問你一件事。”

“大娘，知道我就对你談。”

大娘說：“有个老头叫‘两块六’，

他家也住云山前，

馱脚他尽敲竹杠，

插圈做套叫人鑽，

敲他儿媳婦两块六，

专掙这号昧心錢。”

立南一听心慚愧，

滿脸通紅把話談：

“嘿嘿！大娘，他那做法是缺点，

知过必改就算完，何必当笑谈？”

大娘說：“也怨他儿媳沒經驗，

該敲一点也不冤，

我若碰上老混蛋，

薅着他的胡子罵八天！”

（白）这大娘真是個荏子主。大娘說：

“山里人，見識短，

井底蛤蟆，見過多么大点天！

錢串子脑袋綠豆眼，

亲戚朋友不傍边。

不念書，不知礼，

动不动地耍野蛮。

低下头来認的地，

抬起头来認的天，

除了以上这两样，

瞪着俩窟窿光認錢。

誰家女还敢往山里嫁？

小朋友，你找个对象也有困难。”

大娘打开話匣子，

山里长，山里短，唧唧嚕嚕沒个完。

她的旧思想，旧观点，

陈芝麻烂糠往外端，

立南越听越不順耳，

嘴里不說心里煩：

这真是，老人做件好事情，

子子孙孙把光沾，

老人做错一件事，

青山也跟着受牵连。

这大娘，批评俺爹我不恼，

最不該，左褒貶，右褒貶，

說的山里不值錢。

立南紧走两三步，

态度和藹說話甜：

“大娘啊，我可不敢批評你，

你的看法不全面

想法也太簡單。

山里的孩子不护短，

不过你，一概而論不客觀。

山里人，爱劳动，

勤勤恳恳种庄田，

种出五谷往城里送，

摘下山果往城里担，

先讓城里人尝鮮。

小毛驴讓給大娘騎，

俺两条腿，倒着班，

跟在后头步下顛。”

大娘一听生了气，

唰的下子把脸翻：

“吃你的山果花錢买，

吃粮食也給国家錢，

雇你的毛驴給脚利，

亏了講好一块錢，

要不你准訛着俺。

你人小鬼大耍心眼，

卖百家姓，別在圣人大門前。

我大江大海都見過，

你这小小阴沟翻不了船。”

这大娘，不三不四数落一頓，

可罵恼了小立南，

这大娘的思想有点危險，

我得帮她轉轉弯。

这是立南心里話，

催驴来到板桥前：

“大娘你可坐穩了，

这小桥临时修的太簡單，

上头担着三頁板，

底下頂着两罗砖……”

大娘一看有危險，

刚想下驴把身翻，

誰知小驴来了劲，

后腿一蹬猛一窜，

早就窜到桥上边。

小毛驴，接受教训长经验，
抿着耳朵瞪着眼，蹦蹦跳跳直撒欢。

（白）有的同志问，小毛驴怎么这么坏？不，
这就是“两块六”驮小菁的那头小驴。它想：我得接
受教训，别贱骨头，等着再挨鞭子，我先蹦跶着点。
立南真没想到小驴会来这一手。

小立南不解其中意，
照着驴腩上抽一鞭。

小驴心中暗纳闷：
（白）怎么还打呀？

噢！嫌我蹦跶的不够欢。

（白）行！我豁上了。它这一豁上，大娘受的
了吗？

弄的桥板嘎吱吱地响，
一个劲地直呼掬。

大娘驴上吓破胆，
樊立南也为了难：

要把大娘摔下去，
责任叫我怎么担。

还是小驴心有数，
蹦蹦跳跳撒欢在中間，

不靠桥两边。

大娘心里也有数，
叫声“小孩我把钱添，

一毛两毛連三毛，
千万別把龙灯玩。
还价就当沒还价，
照数給你一块三，

我权当少吸一盒烟。”

大娘想：从前我光知道錢最貴，
这才明白，原来命比錢值錢。
这时候，小馱累的放大汗，
蹦蹦的四个小蹄痠。

（白）哎唷！哎唷！我的娘嘍，这老太太倒是
比那天那个閨女道业大，我这么折腾她还不怕來，
行！我再往桥边上調調腔。

这大娘，狠劲摟着馱脖子，
早吓的縮成一个团。
毛馱想：大娘大娘你撒开手哇，
不大会你就勒煞俺。

（白）大娘想：我敢撒手嗎！
我这要是一撒手，
馱脊梁骨上准翻船。
小立南繞到馱前面，
慢慢地就把韁繩牽，
吁，吁！哄着小馱把桥下，
大娘她，又是生气又疼錢，
誰家养活的个宝贝蛋，

繞着弯的会賺錢，实在是难纏。

前行来到岔路口，

一条上北一条上南。

（白）“吁！大娘你下来吧，俺爹还叫我上后山村接俺嫂子去来。”“怎么着！半路甩下我，我不下来！”立南一看大娘論堆了，还得到后山村保健站去接嫂子去，这咋办？哎！我吓唬吓唬她：“大娘你甭下来啦，前边还有一个小桥，你坐稳，咱們桥上見，噠！”

“哟哟哟，小孩你别叫駢走，

下駢你得扶着俺。”

（白）这办法还真灵来。

大娘她老老实实把駢下，

劈手夺过小竹篮，

立南向前忙道歉：

（白）“大娘别生气，

刚才是跟你鬧着玩。”

（白）“有你这么鬧的嗎？”

“大娘，因为我还有点事。”

“有事还駢脚掙俺的錢！”

立南說：“我是好心帮助你。”

（白）“还有这样帮助法的！

桥上差点吓煞俺，

你們山里东西貴，

耽惊受怕都值錢，

拿錢买‘怕’够多冤。”